



思考的筆

艾 丰 著

封面设计：宿利群
装帧、尾花：许林

思 考 的 笔
艾 丰 著
《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外水碓子东里 24 号)

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1/32 开，印张 8.125，字数 211 千

1988 年 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80041—014—5 / G · 15

统一书号：7363 · 100 定价：2.35 元

目 录

当您拿起这本书

3

●面对新挑战

背水之战	7
从引滦看决策	17
我们正变得聪明起来	25
常州的对策	29
无锡在准备后劲	34
需要你啊——软科学	39

●城市,现代社会的中心

首都城建中的问题	45
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	50
请把目光投向“卫星”	55
重视城市的中心地位	60
“评”来不易	63
城市在呼唤改革	66
不只是骨头和肉的关系	69

是整体,才有活力	72
小城镇是个大问题	76
古迹要“整旧如旧”	78
用多侧面的报道反映	
多侧面的现实	79

●维护党的健康——不可忘记的斗争

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84
王守信贪污集团破获	
始末	92
有党作主不怕枪打	
“出头鸟”	122
不完整的答案	126
民主在迈步前进	132

●人才难得又易得

最早搞“包产到户”的人	139
芙蓉高频头	151
耐磨钻头——骆正常	165
现代化的觉悟	170
触摸现代人的脉搏	178
特别重要的责任	186
深圳大学采访札记	

印象——新	198
育才——不拘一格	200
大锅饭——从这里打破	203
改革——包含着试验	206

● “行路”中的思考

祖国无处不喜人	210
豫游杂感	229
龙须沟流过的地方	233
澳洲人的性格	
事业·冒险	237
礼貌·礼节	243
东方·西方	247
友谊·争论	251

前　言

我国新闻界兴盛繁荣的标志之一，是大批中青年记者崭露头角。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海内外读者奉献上这束中国新闻界的新葩——《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全国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先后于 50、60 以及 70 年代跨进新闻行列。无须把“新星”之类的桂冠加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已经相当地不年轻了。

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感到一股浓郁的清新气息：这里面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记录了我国人民向四化进军的脚步；这里面反映了我国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的成长，反映了他们对新闻报道和写作方法上的新的探索。

“中国现在需要新的名记者。”既然这是大家的共同感觉，那么，就让我们为此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吧！

出版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它对新闻事业的热爱者，将是一种鼓励；

它对新闻工作的探求者，将是一种肯定；

它对新闻事业的交流，将是一个园地；

它对社会了解新闻界，将是一个窗口。

相信：中国的优秀记者，将如不尽的长江，滚滚而来。

相信：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仅会受到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欢迎，更会受到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

《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编辑委员会

当您拿起这本书

敬爱的读者，当您拿起这本书的时候，
——您是否意识到作者的心在不安地跳动？
——您是否觉得书的内容分量太轻？
——您是否赞许我在编辑新闻作品上的一点
“改革”？

作者在注视着您的眼神。

新闻是易碎品。一旦人们“知道了”，它作为
新闻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即使当初轰动一时的新
闻，今日看来，常觉“不过如此而已”。

新闻作品是“急就章”。它的肤浅和粗糙，
常遭某些人的讥笑，以至“新闻语言”被那些尖
刻的人作为低劣语言的代名词。

一位记者，常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地工作。他的作品，总体看来，很难形成什么体
系。

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若干新闻作品汇集成
册，就冒着很大风险；而我这样一个新闻界小
卒，更无异于用自己的脑袋试试南墙。

不过，我给自己打气：

它们纵然易碎，总还是认识现实生活的真实
的材料；

它们虽然肤浅，总还是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些侧面；

它们缺乏系统，总还是记录了记者对若干问题的思考。

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由。

我编辑此书的“改革”是这样：不只是把各篇简单地集纳在一起，而且在一些作品的前后加上背景交待和自己的采写经过。这样，读者对作品的意义才好理解，对新闻记者怎样工作也便于了解，还可以在彼此独立的各篇之间，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同时，作品的可读性也许会增强些。不过，这就要请读者谅解，原谅作者的啰嗦、不含蓄和不谦虚了。我总觉得，在科学和学术领域里，谦虚并不等于不住地说“我不行”。如果真地认为“全不行”，干吗还要浪费纸张油墨出书，又去浪费别人的时间呢？

我感谢新闻界的的老同志，他们用自己毕生执着的追求，用热情恳切的话语，给了我许多激励、指导、支持、帮助！

我感谢中青年战友，他们总是不断地对我说：每个人的进步，对大家都是鼓舞。

我感谢广大的读者，读他们的来信，我常经历这样的感受：一个人得到的最好奖赏，就在他的事业之中。

我感谢版面编辑——无名英雄。有时我感到他们确实“开恩”，特别当我羞答答捧出长稿的时候。我有一句格言：记者的胆子长在编辑身上。

小末了，我要说点心情：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自然是喜悦的，但更多的是羞愧与苦恼——这把子年纪了，才干这么多，干成这个样子，唉！

致谢于新闻界的老同志、中青年战友、读者、编辑们

一九八五年四月四日于北京金台西路二号

面对新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增长放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另一方面，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产能过剩、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要素成本上升等问题日益突出，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减弱。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地区冲突和动荡持续，恐怖主义威胁上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推进缓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位上升，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新的挑战。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要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高度重视稳定经济增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高度重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要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把《背水之战》这篇通讯放在本集首篇，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被誉为“重点建设工程榜样”的引滦入津，确实是一首可歌可泣的凯歌，参加引滦的人们，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人的典型形象。我国十亿人民正在进行的四化建设，不也是一场伟大的“背水之战”吗！

回顾近代史，中国错过了几次良好的振兴时机。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我国的“戊戌变法”失败；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而我们发生了十年动乱；现在世界正面临第三次技术革命，我们又将怎样？

引滦的人们满怀着时代的紧迫感；引滦的人们继承了我党的好传统，又把它们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引滦的人们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得很紧密。他们对历史的挑战作出了出色的回答。

这次采访是在炎热的夏季进行的。在二百多里的引水线上，我们跑了两个来回，行程近千里。坐在吉普车里，座垫上很快就出现汗水浸渍的人形儿，我们不得不经常挪动位置。干渴一直伴随着我们。回到天津市区，用海河咸水泡成的茶，喝几杯也不解渴，只留下涩味。采访是很苦的。但比起引滦的人们来，不值一提。有几十位英雄，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激动，我们兴奋。我想，过多少年，祖国四化了，也不该忘记这引滦之战，不该丢掉引滦精神！

在引水源头大黑汀水库，在繁华的天津市区，矗立着高大的引滦纪念塑像。是的，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战”的。

背水之战

八十年代初，我国华北地区，有这样的人们，用这样 的精神，打胜了这样一个“战役”。

——1981年8月，国务院召开京津唐地区紧急分水会议，为确保首都用水，决定密云水库停止向天津供水。

——1981年9月12日，中央决定让天津市承办引滦入津工程。

——1981年9月14日，天津市引滦指挥部成立。11月施工队伍进入现场做准备工作。

——1982年5月11日，工程正式开工。

进医院，还是进法院？

1982年7月15日。天津市委会议室。
引滦入津工程指挥部党委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正在进行。参加者表情严肃。

此刻，驻津部队某部副师长左尔文，正被“卡”在讲台上下不来。

“你们那段洞子，什么时候能通？”党委书

记、工程指挥李瑞环问。

“明年二三月。”左尔文回答。

“说的是实话吗？”李瑞环提高了嗓门。

“这是我们定的。”

“为什么这样定？本指望你们一马当先带出万马奔腾！现在——你大大方方地说，到底什么时候能通？”双方的问答一环紧扣一环。

看来是过于不留情面了。但在这种场合，人们却能接受。要决定的问题太重大了。谁不记得，一年前，市民饮水只能再维持一周的时候，几个不眠之夜，市委领导同志怀着难以言状的心情，制订了应急方案。最坏的打算——全面疏散，准备了……幸亏，老天爷一场大雨，后来国家又花了几亿元“引黄”，才为天津救了急。永久之计怎么办？引滦工程上马，天津市委、市政府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的。1984年底完成，有人不信；1983年底通水，将被看成奇迹；现在指挥部党委正酝酿着一个更大胆的方案：通水日期再提前三个月。果真如此，就能为国家减少几亿元“引黄”经费，政治上也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样重大的问题面前，怎么能够含糊呢？

面前的这些党委成员，李瑞环是了解的。许多年过花甲的老同志，日夜奔波在二百三十四公里的工程线上。这位左尔文同志，过去立过多次战功，而今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他决心离休之前为天津人民做件好事，把上级的决心变成现实。他和他的同事，在王嘉祥副军长的率领下，带兵来到长城脚下。白雪皑皑，寒风凛冽，他们爬山越岭，实地勘查。水壶冻成冰坨，摘几颗酸枣解渴。四次七处负伤的王嘉祥，正患着急性软骨组织炎的左尔文等同志，在沿着隧洞走向的一百多里山路上，留下了坚毅的足迹。几个月后，认为步兵“没玩意儿”不能打洞的人，开始改变看法。是呵，天津驻军“参建”，布下一个好棋子，全盘都活了。作为工程指挥，李瑞环自然同他们有亲密的感情。

但是，“带兵要爱，用兵要狠”。李瑞环仍抓住左尔文不放：

“你说，什么时候能通？”

左尔文向座位上的王嘉祥“求救”。

王嘉祥牙一咬：“年底，洞子通！”

李瑞环笑了：“你完全可以通！我看过几个月的进度表，我算过。年底通洞子，明年‘5·1’衬砌完，‘10·1’通水还有问题？！”

“没问题！”

李瑞环又捕捉下一个目标——负责隧洞近四分之三任务的铁道兵某部师长刘敏。

“你们什么时候通？”

刘敏脸通红。论打洞，全国十个5,000米以上的铁路隧洞有四个是他们部队打的。可是面对现在的引滦任务，他感到双肩压上了两个磨盘。7,210米隧洞，地质情况复杂，断层多，工期如此短促，况且，部队又面临整编和新老干部交替……

“你们行不行？不行，我另找出路。行，明天我们公之于众。”

“能不能不宣布？”

“不宣布，你们、我们都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行！我死了，也保证通水！”

空洞的言词，世俗的客套，在这里都被实打实的空气排挤出去了。接着又是一番紧张讨论，“10·1”通水的决议，正式通过。“倒排工期，关死后门，背水一战。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李瑞环做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讲，引滦工程的胜利，取决于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引滦工程又可爱，又可怕。要有准备：是进医院，还是进法院？”

会散了。车轮转动。指挥员奔赴各自岗位。坐在吉普车里的刘敏一语不发，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到了迁西工地，他觉得脑袋更胀了。医生一量，从来低血压的刘敏，竟变成了高血压。

热汗、热血、热泪。

一场数以万计的人参加的拼搏战，正在燕山腹部进行。我国目

前最长的输水隧洞，将从迁西县大黑汀水库开始，穿过大小几十个山峰，在遵化县炸糕店与滦河接头。

为了缩短工期，采取“长洞短打”。十五个斜井，三十个工作面上，那场面是丰富多彩的。风枪手好象抱着一挺重机枪。推斗车的人总是一溜小跑，有时，一天要在洞下奔跑一百二十华里。鼓动是别具一格的：渴了，连长递过从天津背回来的一壶水。哈，喝水的人把水喷出来了，嘴歪着：“什么味儿？”回答：“天津人整年喝这个水。”战士们加快了动作。休息方式也特殊：在洞下连续工作几班的指挥员，用腰带把自己捆在钢支架上，两只脚站在水里，戴着安全帽的脑袋歪着，睡了。磕磕碰碰不算伤，发烧感冒不算病，仰头接点洞顶上滴下的水，嘴里送下药片，算是治疗……

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战斗，在他们手中打响。

东段正洞进口地方，岩石破碎得象一堆煤。这是打洞禁区。如果按原设计明挖，工期要延长三个月。

“强迫进洞吗？”——指挥部不同意，相当多专家认为太危险：“塌方，灌洞，要死人的！”

是呵，工程是科学，不是儿戏。指挥驻津部队某部施工的王嘉祥深深知道这一点。进入工地以来，他拖着残腿，访问过附近村里的三十多位老人，了解了这里河流的历年水位。他和师长谢荣征、左尔文、总工程师杨承增反复研究过战胜破碎带的对策。岩石象煤堆吗？好，他们就在院里煤堆上试验。用粗铁条插进去，搭个棚架，居然可以成半米的洞。负责施工的孙道斌营长，看到这蹩脚的试验，走上去，使劲踹了两下：“这也能支住吗？”嘿，居然一块煤没有掉。

王嘉祥用未伤残的左手签署了施工任务书。负责施工的孙道斌和几个年轻干部，剃了光头，并以独特的幽默方式表了决心，他们在集体草拟的“遗书”上写道：“如果任务未完成，不幸牺牲，心感有愧，死不瞑目。一切丧事从简。望全营指战员，加快

引水……”科学常常需要千劲支撑，决策往往依靠勇敢实现。禁区的大门终于打开。他们移边坡、强进洞、制潜流、过断层、战流沙，闯五关，未损一兵一将，连著名水利工程专家也叹为“创举”。

“没到过9号洞，不算看过引滦工程。”最艰苦的地段被铁道兵赶上了。强风化地质加上每小时40吨的水，整个施工中，大塌方260次。40米断层处，平均每三分钟塌方一次。一位施工班长连续被碎石埋了十五六次，他从石堆里爬出来，气得大吼大叫，跑出洞口，把安全帽一摔：“不干了！”稍微冷静一下，他又张着湿润的眼睛，冲进了洞口。

大塌方终于发生了。50立方米的石块由“天”而下，“轰隆隆”的落石声，“哗啦啦”流水声，“吱嘎嘎”钢架扭曲声，令人胆寒。整个山体仿佛在移动。

“钻进去，垫木头！”工程师老王推开拦住他的人，冲进洞去。战士跟着冲了进去。又一阵巨石下落，许多人一闭眼——完了。

“同志们，死也死在一块儿！”老王用肩膀扛着枕木发出呼喊。兴许，山也被这群人的精神镇慑住了，它渐渐安静下来，停止了骚动。

“什么是勇敢的人？只要你在9号洞里呆上六个钟头，不用干活，就可以称为勇敢的人。”工程指挥在这里这样说。

在这样的环境下施工，即使采取了各种安全措施，也不能完全避免牺牲。铁道兵某部七连，是伤亡最大的连队。几次突然塌方，连续夺去了四位战友的生命。人们心情非常痛苦。过节饭做好，吃不进；节日酒端起来，喝不下。但是，没有人哭。

通洞的期限快到了，真要影响全线贯通吗？领导要调换他们。“难道我们打败了？”“这样撤下去，怎么对得起死者？”连长田国、指导员陈宝让的嗓子哽咽了，但是没有哭。

风枪又怒吼了，斗车又奔跑了。整个隧洞施工中148万炮的